

重修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九

〔雜紀門〕

藝文七

碑記

宋

范仲淹張侯祠堂記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
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
甚眾撫南彝以安遠人使北疆以信大義光華之命所
向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

領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閒鹽
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賑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興杭海秀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當蘇
秀閒太湖漲溢害於甫田公請導入於海歲復租六十
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波爲險舟楫不利
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渠屢決阻
我糧道蕩我農畝公於是作隄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
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
洊至醢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
修復厥功橫議豁然竟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

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
聖五載之秋畢功於六載之春旣而捍其大災蠲其宿
負期月之內民之復業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
租者又三千餘戶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於
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像以奉於祠期子孫之不忘也秉
筆者故作頌焉頌曰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動毛髮誠
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噉噉古防弗半萬頃
良膏歲洵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驚心乃按乃
察草奏屢陳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斷旣聰
宰謀旣同展矣胡公協力偕忠其民交允興防之功盤

盤偃偃百里而遠雲壘不散山互不斷如天作限莫萬
家產朝以公賢兼於藩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
千歲復於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裂壤將有攸往
眾圖畫像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停停神
焉熒熒居千百年此邦鎮甯旣甯旣聚濤莫我苦比比
牖戶鱗鱗場圃而公而豎於歌於舞天子穆清諸侯經
營民兮樂從穀兮豐盈作爲頌聲告於神明

明

張文三賢堂記

大賢君子出爲世用也未嘗不以膏澤斯民勲業當代

爲己任然志有在焉而力或不逮則能相其力而成其志者斯亦大賢君子之徒與宋有天下三百年光嶽所鍾奇才疊出而議者則以范文正公爲稱首觀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立志之高固與一世同其休戚而凡所以膏澤斯民勲業當代者豈故誇世而要譽也耶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民苦潮汐良田不可耕稼公具書白發運副使張綸綸奏上以公知興化縣用董修築之役而會大雨雪波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淖而死者百餘人於是羣相譁言以爲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按之將罷

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嘗宰
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公以憂
去綸表請身自董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海潮之
爲斯患前此之爲守宰者凡厯幾人而公以鹽職之卑
了不相系乃獨身任其責而昔之所謂先憂後樂者言
豈妄乎哉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
張公爲之薦達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殷議欲中輟不
有胡公爲之主張又安望其成功哉范公倡之二公和
之蓋皆有功於斯堰有惠於吾民報本追遠百世自不
可忘者此三賢堂所以建也厯代旣邈堂不可復存巡

宰闢右李君誠來莅茲土慨然有重新之志乃按故址而經營焉中作一堂十有七尺廣長稱之外繚以垣東西南北五十餘丈樸而不華完而孔固肇工於天順辛巳仲夏落成於明年孟春李君不鄙請文諸石以紀歲月予惟三君子之深仁霈澤灌溉民心與海波不息仰高山而遵景行者蓋不多見也君能新其廟貌表厥勳德以垂示將來其中之所存固異乎人矣且聞君嘗白州司修繕運鹽河隄百餘里殆聞范公之風而興起者與昔者范公築堰時有張胡二公贊其成而李君之所未成尙有望於後之君子焉併記以俟

高宗本捍海堰記

揚州東南去五百餘里入海門地界直至料角嘴是爲江海相會之處江水姑置勿論海水自料角嘴蜿蜒互西北直抵淮安之鹽城蓋七百餘里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石港掘港馬塘豐利耕茶角斜等場鹽課司皆隸焉海水日夜摩盪土皆鹹鹵煎鹽則享無窮之利種藝則不宜於稼穡以是前代皆築捍海堰外以禦鹹鹵內以養田苗由是場民得以安其生唐大厯中黜陟使李承實任江南節度判官自鹽城築堰直抵海陵綿亙兩州使海潮不得浸淫五代僞唐李昇與宋開寶

中泰州刺史王文祐皆嘗修築至天聖初泰州刺史張
綸專圖修復時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助之謂當移
捍海勢而西庶避其衝仍疊石以固其外延袤迤邐如
坡形不與水爭雖有洪濤巨浪豈能奔激堰成於五年
之春長一百四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六丈仍置海陵兵
專防鱗漏民蒙其利三州皆立張范祠然人皆以范公
隄名以多出仲淹之所爲也後海門尹沈興宗通州守
狄遵如皋尹魏甫元興化尹詹士龍亦皆修築惟呂四
一場當國朝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潮漲堰壞場民被水
而死者三萬餘人海門縣官以聞起蘇松淮揚四府人

夫修築永樂九年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瑄起淮揚
二府人夫又重築焉成化二年七月及七年九月兩度
海潮衝激海堰復壞共缺口七十二處計一千一百八
十餘丈餘東掘港等處亦有衝壞民甚苦之十三年巡
鹽御史咸寧雍公泰按臨竈民舉以爲言雍公慨然以
爲己任謀之巡撫都察院御史豐城李公裕李公亦躍
然曰是必行之雍公乃備糗糧起倩沿海民夫兼各場
竈丁凡四千人經始於呂四場以逮於餘東掘港等處
衝決之甚者仍委運司副使等各任其責以是歲八月
刻日起工蓋逾月而堰成

張瓚楊公堰記

君子未嘗不欲加惠於斯民也有其心無其位不足以
惠斯民也有其位無其時不足以惠斯民也然則有是
心居是位得其時而民被其惠者吾於監察御史楊公
兄之矣君名澄字憲父蜀之射洪人以名進士拜行人
擢今職成化己亥秋奉命來監兩淮鹽課駐節泰州於
是泰民王福商人李銘與槩州耆老幾千人相與告曰
泰舊有捍海堰宋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時建議所築
互通泰楚三州三州人被其惠而不忘迄今稱曰范公
隄惟我泰州之堰延袤一百二十里西自靈濟廟起迤

東直抵西溪巡檢司接連東臺十二鹽課司頻歲隄圯
加之以淫雨因之以風濤遂致毀決私鹺公行道莫能
過桑田斥鹵穀不可藝豈惟鹽場受患而稼穡被害亦
有年矣君聞戚然於中檄揚之知府楊成同知張錫泰
州知州陳志覆其實會計財物之費其自區畫者亦多
鳩工集材擇州判丁綸如皋知縣向翀暨所屬官之能
者分地任工經始於是歲二月越六十日而隄告成隄
高七尺廣視高增尺者三樹以萬柳周道如砥民甚宜
之君又以隄西相接魚行莊造水閘土壩各一座又以
隄東接溱潼鎮亦造水閘土壩各一座壩以蓄水而備

旱閘以泄水而防澇又爲淺鋪一千所命夫往來巡守
工旣告畢君往視其成居民大悅男婦老幼拜頌塞道
曰昔堯佐守滑以河決作長隄人號曰陳公隄子瞻守
杭爲長隄於西湖人號曰蘇公隄今范公之隄沒毀久
矣幸公續范之功使我泰州之民永賴敢請名其隄曰
楊公隄君辭遜不許泰之耆老相走淮安行臺告子曰
加惠捍患必資於仁者信後傳遠必假於名文楊公之
惠大矣敢乞一言用勒之珉石庶使將來咸知嗣其美
而永惠吾民於無窮也噫楊君一舉有三善焉海濤以
捍民田不至於荒蕪一也國課流通私鹺不至於橫行

二也運河之水亦賴不泄而漕舟不至於稽程三也昔聞揚州運河連歲水涸總漕者百倍其勞今楊君一舉而三善備焉不獨惠加乎民而已宜乎民號其隄曰楊公隄雖然此正予職分內事楊君先我成之信可嘉也夫雖無所請大書以傳其美使後世有所考焉固其宜也況其請之專且繁耶遂記之

呂賢重修運司解記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治所在維揚郡城東隅弗於城者便行事也或曰城徙而處其外恐或然也治舊有堂爲聽政之所歲久弗葺木腐壁圯瓴瓦傾落鸛巢其顛觀

者陋焉正德丁卯予自戶曹承乏使事視篆之暇顧其
所謂堂庫頽敗益甚大非所以壯觀瞻愼厥藏也因思
所以修之值時多事未遑越歲庚午腐圯者日益腐圯
傾落者日益傾落不葺且仆伊誰之責顧禁例方嚴不
欲重煩於官又不可但己會郡商咸集乃號於眾曰匪
人人拘樂助者聽於是范釗等欣然捐貲來應凡得二
十人爲金三百餘兩遂選材市陶鳩工擇吉折而新之
腐者易完者存圯者興傾者直言言翼翼輪奐輝耀又
於堂之前覆以重軒愈益深邃而於庫尤加焉然後堂
階整飭規制宏敞商民胥悅吏屬交慶是足爲一時之

壯觀矣是役也肇於四月二日落成於六月之望同寅
諸君謂宜有記竊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鹽課尤爲
邊儲之所自出其要在於裕國富民而已顧予何人濫
膺是寄然於職分之所當爲則不敢不勉矧茲舉亦分
內事耳第其費出於義勸烏可沒其善而弗稱隱其名
而弗彰哉是用紀其歲月列其名氏勒之貞珉俾嗣子
而居是者尙亦知所自云

楊果范文正公祠記

有宋天聖改元汝南范文正公來爲泰州西溪監官時
風潮泛濫沒田廬壞亭竈民以大病公特爲請於朝得

調丁夫四萬迹唐李承實捍海故堰而修築之用是海濱沮洳斥鹵之地悉成良田而民獲奠居其爲惠利甚大以溥也公沒而所在德之不忘往往廟貌而俎豆之水旱疾癘則禱焉草堰小海二場閒舊有公祠旣久而圯地且湫隘雜以淫鬼安靈竭虔兩爲匪宜歲正德丙子國子生宗部宗節鄉校生宗邾朱軌唐滿相與捐貲倡義圖善地而遷之力猶未逮則以告於巡鹽侍御盧君楫君慨然曰吾事也乃俾逆使胡君軒續其費運判聞人韶小海場大使王鐸督其成鳩工增材擇吉從事門坊堂廡次第完好無侈無陋中肖公像以快瞻拜訖

工盧君記其事而馳書告果文其麗牲之石方首事時有語果以非政之急者果曉之曰夫是舉也所謂義也捍災禦患秩在祀典古之制也崇正去淫訓之善也俗之所趨也義以協制制以章訓訓以成俗侍御君之政可謂知所先而所以自期待之至亦可占其槩已惟公以一代傑出之才筮仕之初卽爲吾民禦災興利垂之遠久章章如是而公之傳誌皆不序列獨聞見於宋史河渠志得非掩於其大而畧之耶於人爲大於公爲小則公平生之所謂樹立可知其感吾民如此則其感動當時之天下者可知矣歐文忠公謂其爲政所至民多

立祠書像則不待公之沒與後世其生固已神明之矣
於乎懿哉果生長是鄉衣被遺德敢爲之詩俾鑱其石
詩曰天之降才有嗇有豐三代而下維宋斯隆誰其傑
然曰我范公公之筮仕吾邦伊始海水時溢民病瀕死
隄而岸之利興害止入廬出田永永無患百世之下姓
隄以范俎公豆公廟惜不萬公於天下如龜如鼈蹤迹
所到精神隨之我民祀會則如所私誰新公祠柱史之
政有儼其相如視如聽孰其過之而敢不敬公福我民
罔閒明幽水旱疾癘有禱無憂我詩廟門尙昭公休

李銳運司新作三門記

兩淮鹽使自唐以來代有之司治設於揚城東關南陬
或曰揚城昔廣司建厥中後改作而隔諸外或曰鹽場
有高下派場因部檄後先無容心焉先年齎部檄至者
雖夜亦不叩關而投司設城表以便商也二者俱未可
知正德庚辰仲冬予承乏來官是司視篆之餘遍歷司
治而觀焉喟然歎曰天下之廣百司庶府無慮幾千百
凡有廩帑囹圄之寄者靡不環諸城內以備不虞鹽司
尤錢糧淵藪乃反是是猶珠玉委於道旁可乎哉幸越
辛巳壬午兩歲時和年豐民安堵無他虞嘉靖癸未齊
魯吳楚赤地數千里而淮揚兼以撈餓孳盈途人相食

漠不爲異予因思曰斯時斯地可高枕肆志乎顧司外
通衢東南北皆有隙地可作門以爲保障乃命工會料
規畫周悉具實請於巡撫長垣胡公巡按太原劉公巡
鹺石州張公皆許可於是購甃瓦木植聚羣匠而作之
值取囚楮之金力役居官舍之民門甃以甃上覆以樓
深廣各丈有三高倍之樓櫓相望宛若小城狀經始於
仲冬丁未落成於臘之庚子適有客過予相與登樓而
眺客曰偉哉此舉直百年良圖詩謂未雨徹桑易謂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其無愧哉然物必有名子名是門維
何予以東南北名客曰此庸人常談非所表章也請名

南曰迎薰北曰拱極東曰賓陽予問其旨客曰昔者舜
彈五絃琴歌南風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子能礪爾操存乎爾政事商而寬之竈而撫之海
隅市廛無愁歎聲茲非迎薰之謂乎語曰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拱之子能殫乃心力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茲非拱極之謂乎傳曰日
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子居是官也凡渙汗之頒布天
語之丁寧洞洞屬屬奉行惟謹所謂天威不遠顔咫尺
者茲非賓陽之謂乎是非特名門亦所以勗吾子也子
能顧名思義身體而力行之後之繼子者接目警心奮

發不怠嵯政其庶乎予揖而謝曰命之矣遂與舉觴酣飲而罷因書以爲記

何孟春巡鹽御史題名記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供用不藉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鹽於是有禁樵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元勰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於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厯末增至六百餘

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晏於國計
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閒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
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
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
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
數多寡不足以量鹽之盈縮乾道閒葉衡奏今財賦之
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
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
煮海者徧東南煮井煮鹵種顆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
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一百十萬有奇

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閒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司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劄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德閒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制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

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於極敝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年乙酉吾楚漢陽戴君純夫用監察御史奉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祖宗舊志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雖然必少爲之所乃適旣加清釐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曩額數不廣重有賣窩之弊三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制旣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迹局算益饒邊儲克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因時制宜有通變才之所致也奸徒恃輿主關中

鹽三十萬引皆坐兩淮君力陳不可狀得旨移牛派長蘆等處時論尤稱之其他河道事安東已就疏通寶應繼行挑濬具有成勦可見凡使指事內當爲者爲之必力其才操卓卓如此豈易得哉君及代期邇走書告余揚州察院當題巡鹽諸名氏勒石願有記書此復之續題焉者尙有考於此

葉相范公生祠碑記

嘉靖庚子徂夏兩淮都轉運范公祠成蓋兩淮之人思公之德之政共立以祀公也公於嘉靖癸巳以河南守轉任兩淮緣兩淮財賦繁殷事體重大十倍他司朝廷

最公治行選擇任公莅任之初適鹽法弊壞公私莫爲
利公卽以治家事治之殫畢心力顧鹽雖一節然邊儲
國計利病蝟興公日夜講求蹟隱精入秋毫有老於商
不及知而公洞察無留遯沿海之地瀕年災丁竈困踣
公撫歷若嬰孺賑集轉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草澤忻
忻若再生諸商多四方右姓挾厚貲佐邊官司不察往
往威辱上下情遂扞格每折閱棄其業去惟公凡有呼
召必使羣議於庭開誠布公若家人然疴癢疾痛必爲
之處自是諸商入則子趨出則父戴近年徵收掣羨實
帑固法之宜但上之取旣十倍於前而期限復逼迫若

風火鞭笞鎖逮愁苦不勝公力爲寬假每使貫魚以輸
舊一切供億仰責店主商罰無紀極公盡革之不得已
而用百分一耳曰民膏我帑我敢魚肉鹽僚屬吏因遠
僻多貨公處之若和而約之實嚴略不假借眾始或慙
終則賴以自全感且喜凡南北經往賓旅交際旁午公
惟待之書冊果茗不以幣伏臘僚友宴樂惟魚肉脯醢
無兼品公堂廨舍圯甚則因其舊少葺不堪曰吾姑待
其豐公本儒素人以爲官旣久或執綺徐察其私麤衣
糲食寡如也惟遇興革一政必晝夜咨訪惟精惟允明
日入以告於上官曰若何爲利若何爲不利上諾而行

之種種皆美政人不知自公出也閒有意見或殊人情
猶未協必累執以告雖忤弗恤通泰一帶河流淤舟不
可運需費無算公勸商督竈疏決盡通豈惟利商民多
賴焉若商竈有訟則立召於庭數言得其情去久之民
閒大訟大獄多就公質成踰三年政大洽上下胥利人
頌之曰鹽政奚廢公未逢鹽政奚興逢我公又曰范來
早我人飽范來遲我人餓丙申轉陞參政蜀藩啟行日
遮送者空里巷有泣者擁者有念公官貧懷金走三五
十里百里遺公者盡卻之絲髮無所取歎惋皆曰吾
何以報公德繫吾人永思乃告於諸上司擇城南廛原

合謀併力以作是祠肖公之像於中香燈炯爛不絕堂
寢嗟嗟門廡翼翼高楔重垣峻且華面陽而枕流過者
胥式乃語相曰大夫食於家久見我公之政真又曰大
夫平時絕無私交於我公其好惡必當又曰大夫每慎
許可言必信幸爲我記相歎曰夫禮有功德於人祀公
功炳而德茂祠之也宜昔石慶生祠於齊樂布生祠於
燕羊祜於襄張詠於蜀凡以報功德而繹思也相竊觀
公爲人性本嚴而敷政則寬守本介而待人則恕本欲
爲國豐財而反薄其取本欲爲官最課而反緩其徵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也賢哉吾嘗厯考兩淮後先

居是任而善於職者不過數人前者耿公九疇繼有畢公亨復有李公銳皆賢人也耿以廉克畢以敏克李以嚴克公實足以繼其美而感人之深則過之祠之百世宜也相得爲記公之德之政之大且要者若此以告我人不知自是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幾人可以同公俎豆是祠當虛以俟若乃見其善而不知好好而不思與之齊仍尋常黷取以厲人亦或旅逐而自棄傷國之體儼官之常則公之罪人也而惡哉是役也首其事者商者并諸協力以佐亦秉彝好德之公非以取悅於公也其姓名及供祠事土田廣袤備書碑之陰可考公名總字平

甫瀋陽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歷臺省日躋華要云

林春新開運鹽河記

自古煮海之利重於東南而兩淮爲最我朝通商惠民酌古而式於今者又非前代所及故兩淮轉運統鹽場三十而場之廣隘團之多寡皆有運河輸賦於倉載薪於團乃竈民所利以急公上者也惟草堰小海二場壤地相接合而居之故小海之運寄於草堰之河民苦於今者以役不容已安重於遷每一輪賦載薪往返倍行三十里積以期年妨功倍運其勞可知況小海草堰隔越水道而採薪以供用者以遠且勞率多棄之至秋竟

成野燒而已課恆稱歉民日就困乃嘉靖丙申冬十月
覺山洪公來按兩淮聿新憲度加意窮民凡風教所開
人情所願者修舉無廢蓋奉天子之命推一體之仁惟
恐其或後耳監生宗部庠生唐滿輩狀事白公應曰可
遂命運使鄭君漳運同胡君瀾孫君廷相運判王君冊
相董厥事出贖金若干兩應賑者半焉從民請也召工
開鑿不勞於民不取於眾計工食力計日程功而運河
以成長三十九里廣二丈二尺深四尺因舊河之湮而
開濬者二十里可以見今古所因人心所同也豈非久
湮於昔而大通於今哉經始於戊戌二月四日訖工於

四月晦日督工夫大使王瑞竈民宗郁輩皆與有勞可
書碑陰卽今勞者息鄰者利採入者便而地產弗遺課
用是裕公之惠當與河流永長矣昔者文正公築隄捍
海民到於今思之此河之鑿實嗣其後後之視今可與
並觀矣況公嘗立諭長建義倉禮賢士禁遊民皆正俗
康民因人心而導利之者也使後之來者無忘前功無
侈己能利民宜時者相與修舉焉將視此而動深長思
也豈惟小海之利而已哉公名垣字峻之婺源人登壬
辰進士

嘉靖乙巳重濬風井運河記

關名氏

司爲最而安豐又泰州之鉅場也商竈淵藪鹽利甲東南之富我國家國用所需邊餉所賴半出於茲歲嘉靖甲辰至己巳夏旱魃爲虐赤地千里河道涇涸水利不通而商民病焉凡鹽引之赴掣食貨之貿易率事輓輓而嗷嗷之民身無完衣面有菜色者又且在道矣分司運判分宜袁君才實憂之會翼城商民趙柏等具以前事訴之於兩淮巡漕侍御廣陵齊公宗道公曰爾實先得我心者也遂下令於運司而運司永清高君鸞與運判君會計其多寡之數出庫藏之儲以給其費簡屬官

之能者分督其事則安豐大使謫官李宏總會其數副
使葉璉實專督理復委枌茶場副使王鈇以副之諸君
皆協心從事相舊址經財費具畚鍤募流移之民因以
就食每一丈其橫三丈經一丈深三尺人各給工銀四
錢有奇商民若趙柏等尙義復助其弗給總竈若丁權
等協勞以相其成功始於乙巳三月上旬迄於五月將
終其河舊名風井運河南抵富安北抵梁垛西抵青蒲
共長八千一百八十六丈計工值銀三千七十六兩有
奇嗚乎斯河之濬流派洪遠圩岸曲深故水源爲之綿
長財貨爲之匯聚匪特以利濟商民而茲場富庶又倍

於昔矣偉哉諸君之功也河成值侍御公復命北上運判君宅憂南歸大使新喻胡以新任至場僉議立石以紀之而副使葉連復介生員樊潔王淵來徵余文爲記余恆見有官守者多苟且稱欲繭絲是務求息心民社爲計經久如諸君者少也故特書之以告後之人特繼而濬之毋致於塞共圖利濟商竈於無窮也凡有勞於河道者附刻於碑陰以志歲月云

何堅楚公濬富安西便倉運河碑記

明興建官設長貳羣莅民事司主國計兩淮歲入當江南之賦厥責重矣非兼才莫任楚公之陟運判也以知

昌黎有異政宰衡上其績天子若曰方今之務惟邊是
亟亦惟才是擢昌黎令可任命其請公至嚴課程稽積
蠹明慎出納而約劑之憲臣曰才檄署司事值歲不穰
首請出帑金賑之全活者眾諸場草蕩丁二百畝水鄉
僅獲半給頻年爭訟公厯諸蕩所哀其太甚廉新灘均
其予竈始服丁有登耗課因之胥吏務增損爲殫力清
覈始均矣泰州分司隸場十首富安西便倉者富安之
要區也舊有運河自倉距曹家壩四十里名爲鐵索河
會於鰲魚港通於三汊達於二羊以入於海運漕載薪
商竈便之顧亢陽爲厲積淤成陸渠不可舟比霖霖驟

發漫延奔潰無復故道潮湧輒逾堰而西瀉鹵於田卽
沃土無復有秋厯洪武迄茲未有疏濬之者竈民崔芬
輩以公多興革有惠政懇請之公憮然曰是河關係於
國計豈尠哉河不濬則旱潦無備民艱於食歲額莫辦
邊儲何由充乎嗟民失業商亦罔資矣於是請於侍御
孫公出帑費充之屬公經略復分委安豐副使張潭董
之擇殷實而材者襄其役計工授直得河六千九百九
十一丈給銀一千五百二十兩有奇工始丁卯九月十
九日竣於十二月十五日是役也鳩工集徒樂趨不亟
三閱月河用底績旣深且廣紆流汪濊水由故道潦不

逾防旱不涇涸竈利於煎商利於運以故積疲者甦流
移者復卽富安素甲諸場茲大超鹽筴非復故壤於是
表貞節崇孝友郁然文蔚矣孰非公之遺澤乎昔范希
文築隄瀕海外禦溢鹵內養嘉禾功施後世人競祀之
苟是時於諸要津增閘設涵由秦距通若海安姜堰諸
壩比諸場海河埤堰處所易壩以閘司其啟閉時其蓄
洩於河隄一帶多建平水閘徹其窪集導其下流之匯
俾漕渠五湖潢潦率以次由閘漸洩於海卽沮洳不停
怒濤不作湖險可殺運艘可通河隄永不衝決瀕湖上
下佳葦之處悉變稻梁之區得腴田萬萬頃不加賦而

民足誠希文未究之志今復重望於公也且公昔尹昌黎興除振厲已繫去思說具孫大史碑記茲竈民惠德復徵文立石以識不忘可以覘人心向背之公也苟舉是議因民心以告於憲臣未有不傾聽之者獲蠲積羨成此萬世永賴之業策勳社稷而勒銘彝鼎當與希文媲美崇階峻陟烏足以盡公哉故曰於公有厚望也公名孔生字夢徵號愚齋山東曹州人起家己酉鄉進士云予方養疴湖上懸車謝客乃崔芬輩復相率徵予言日來視予越數閱月不置可以知公之得民深也乃忘寡昧爲循良執役復繫之以詞詞曰無舉南望蒲昌巨

澤爰賁厥水誕茲民食遐陬通貿飛輓是易富安勝區
埒於劇邑蜿蜒海河旣湮且塞維我司副溘然興惻懇
告憲臣出茲羨積工始不亟倏忽報績瞻彼行潦猶瀆
之委灝渺漕渠猶河之源希文倡之冀公續焉邁德懋
業億萬斯年

郭子章重修范隄記

古之論水者海爲大其次江河而利患參半江河之水
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安遵洛而農利字公
疏流韋堅堰渭而漕利至瓠子興歌閭殫爲河而河之
患貽於閭海之利或以賁齎亦或以通漕夙沙賁海管

子富齊而鹽利元末張朱海輪明初因之而漕利至海
濤齧隄冒民畎畝而海之患貽於田予讀河渠溝洫志
等傳所以防河患者無所不修而防海之計未之前聞
及讀李燾通鑑長編秦州海堰久廢沿海潮水浸淫城
下田土斥鹵亦不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上書運
使張公綸謂當移隄勢而西稍避其衝仍疊石以固其
外迤邐如坡不與水爭乃築捍海隄於秦通海三州境
以衛民田張聞於朝以公爲興化令董斯役發三州夫
治之旣成民享其利興化民往往以范爲姓又名范公
隄由宋而元庸士龍爲興化宰發九都夫并力築之歷

明歲久飛濤相礮激勢相切維揚之田半齧於鹵淺闕
庸種田家作苦萬厯乙卯粵潮惠來謝君中吉以名柱
史奉天子命巡鹽淮揚行役海上巡行范隄睹洪濤瀾
汗萬里無際長波滔沲迤延兩郡乃檄觀察豐城熊君
周遭詳視畫地分工命掘港守備管大藩督理浹月告
成會計費金三千兩有奇費石二千條有奇費畚鍤夫
十萬工有奇起自呂四場訖於廟灣場合之共八百里
有奇夫巨壑之濱宛若長虹鵬溟蛟室之畔鬱焉聚窟
隄以內輕土弱土之野一易再易之田直庇句庇利發
之畦有隧有溝有畛有洫有澮有道有川有路卽有洪

濤豈能飛衝卽有苦水豈能闌入易斥鹵之鄉盡爲原
隰護确薄之地歲得耕穫微獨文正千載之遺烈未墜
於地卽天子南顧維揚之蒼赤盡登於岸矣柱石君不
遠數千里遣使函書請記其事於石夫猶之水也河之
水也奚以甘海之水也奚以苦嘗近取諸身吾身一小
天地也腎氣沈爲前溺聚溺煑爲丹石味勝於鹽口水
上升其甘如飴天地之水人身之血升者甘沈者苦類
皆如是微獨海也河爲海支而亢於海海爲百谷王而
庫於河故河水爲田福海水爲田災無足異者能福吾
田者吾引之入能災吾田者吾禦之出此范公隄所爲

築於宋而謝柱史所爲支其壞其功埒矣中吉昔與余
講學潮陽秀才時以希文自期今爲朝廷耳目爲禁中
頗牧予期中吉甯止復一捍海隄已耶柱石名正蒙字
子聖潮州惠來人觀察名尙文字益中江西豐城人
李思敬重濬玉帶河記

東河之濱有一彈丸黑子之地兩場勝槩民居雜處其
南則爲小海而北爲草堰者也中有古蹟支河舊名玉
帶夫河而以玉帶名者取其紆迴曲折環抱縈旋周流
宛轉故曰黃河如帶此其類耶然而此河之通塞尤係
人事之榮枯遙稽先世之風地靈人傑民多雅馴科第

雲仍爲諸場冠嗟呼數十年來斯文如喪每訪之堪輿家莫不云人文阻阨是由此河之淤塞也兩場人士抱憾已久咸欲濬其塞以復其故焉雖然民間之利上實宰之乙丑夏繡衣使者陸公按部場之人士具詞以請公俞焉以屬分運徐公徐公聞之駸駸色喜不辭溽暑親爲下車以閱速令宰場者丈量督工又復捐金分俸坐觀此河之有成也兩公之澤其並與此清流同不朽也哉語云千里黃河豈無一曲而玉帶之水乃真脈耶四瀆朝宗匯精沃若而玉帶之水其靈運耶地仍靈也人仍傑也而更思誰之力也河成多士以記請因述河

之始末與二公流澤之著云草堰場大使喻章魁小海場大使何一球皆督工勤勞者例得並書

國朝

李發元鹽院題名碑記

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歷明三百年來以督鹺題名者其政之得失人之賢否可稽而數也逮季末則大壞不可支良由浮課增正額沮倖竇開宥竊巧君相惑於增賦之虛名而忘竭澤之後患也當其盛吏守法以裕商而國富其衰也吏朘商以益賦而國貧迨其終驕帥盜臣盡商鹽而攫奪之國竟以

亡矣

皇清定鼎之二年臣發元奉

特命來視厥事大兵翦伐蕪城再墟刈榛輦礫以駐使節宣布
德音百計招徠山阿水浹始稍稍挾空橐裏瘡痍扶杖來聽因
爲之留垣鹽通殘鹽輕正額請

恩免核支官量貲力疏凡數十請悉荷

俞允於是散者集逃者復貧者稱貸農賈徙業而至不數月徵
課金幾五十萬無前代鞭笞督責之擾而賦入倍之皆
朝廷寬大之恩諸臣贊襄之力余因得藉手以報

明命將行諸屬吏請按故事鐫石東壁以志歲月余謹書官階

姓名里第因感先代得失之端

聖朝因革之美并諸碑石以紀一時在事之略若夫通商惠民碑上益下彌縫其闕而匡正其失尙有望於後之君子

曹寅重修東關石閘記

儀真介在淮水之南瀕大江唐爲揚子宋爲真州故水陸轉運之地爰自

神京北奠荆湖江廣甌閩貢道皆入而鹽漕歲運往來爲要區蓋隋開古邗溝至揚子橋入江以沙尾紆匯唐齊澣乃穿伊婁河二十五里達京口而揚州官河由帶子溝

通分淮水以出於江故淮水分行三百餘里運舟所經
真州江口始爲斗門築堰後易堰爲通江木閘宋甯宗
時張頴乃易以石明洪武中單安仁卽張頴閘故址重
建清江廣惠二閘成化十年郭昇始奏置外河攔潮羅
泗通濟響水四閘以便漕運二十二年夏英又建東關
閘於東翼城外卽今所修之閘也城之東南爲堰河與
蓮花池通卽天池今文山祠前河水闊處北有歸山河
又一名澳河先是池河之南築土壩五各疏支渠以達
江河漕舟抵壩則輓轆過之上下萬艘不無病壅於是
開廣渠河徑由江出仍建屋緣垣於壩隙爲憩息之所

曰厥然自漕舟由閘首裏河中有通濟羅泗至尾攔潮
相距五里爲利旣溥五壩遂圯惟鹽艘在淮南者萬檣
矗立商經二三百里從都轉運使分司於通泰催辦於
亭場至是通赴儀真批驗過所始抵裏河口閘則由東
閘入儀泊天池御史躬親臨按稱掣復驗割沒後乃解
捆運銷立法至爲綜密是此一閘區淮水而分漕於平
地爲巖險候潮汐盈縮設版進退城之內外輪蹄絡繹
須浮梁以通往來可無堅工實料同垂永久也與康熙
四十九年余奉

命四視淮漕徘徊河關屢念乘暇重修乃檄儀徵縣丞估計整

飭規畫礮巨石以甃其下築疆隄以禦其衝鑿河開奧
制水立防外界漕渠中平置墊舟人牽挽皆履高岸如
行砥道至於中圍敦邱物地之宜可爲編町區畝亦水
之利也是役也冬春之交庀材胥作二三之月僦工大
畢不漫一力棄一錢思克垂永眾商交請爲記因刻於
石以告來者

尹會一安定書院碑記

維揚郡治之東舊有安定書院康熙元年兩淮商士建
也時四明胡公視鹺政奉安定先生主於寢進諸生講
學於堂遂以是榜其門公旣去嗣爲鹺院代遷廨而師

儒弦誦之事罕有聞矣越二十年堂廡旋毀解宇亦傾
惟寢堂以安定故特存歲乙酉

聖祖仁皇帝南巡

賜御書經術造士額有司展覲惟謹其東西偏則士著侵居甚
且盜鬻距始興七十餘載講張不可勝詰矣雍正乙卯
春嵯院高公允商士請仿省會闢書院檄使者卜吉於
茲乃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祠故西嚮徹而新之更南
嚮門三楹堂室如之爲重五祀主於堂四明祔從其朔
也祠之東別開講院門二重堂室三重楹皆五東西皆
有廡其又東則學舍門三楹迤北楹以九凡五重合東

西長廊計楹八十有一中矗起爲樓者三禮魁宿兆文明也南東蓋碑亭不忘始也又祠之西北室三重楹如之將積書備師儒講習擇學行完潔之士司焉其東西隙宇復二十有三楹庖湑之所主守之廬惟其地自舍南治直道經講院左右獅子臺過安定祠建棹楔大書安定書院以表於衢西嚮樹之柵柵以內離爲三宅合則一區四周複道繚以重垣高壯悉稱旣得卜經始於春落成於冬費錢八千緡商士踴躍莫肯後蓋自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深仁挾髓我

皇上踐阼培植有如此其樂與維新嚮風慕義有以也夫天下事有其始之恆難爲繼四明不作前事可鑒矣矧今黉院敬敷文教興賢育才振蘇湖遺緒匪以供傳舍適燕游使者祇遵擘畫亦單厥心矣繼繼承承以襄雅化無廢成勞是在後之君子

吳銳梅花書院記

書院何爲而作也稽之王制旣立之黨庠術序以處士矣士於是隸籍其中爭先角藝先儒又以爲恐近喧囂乃退求水木清虛之地相與俯仰揖讓以爲扶樹道德之所其功與學校相埒今所傳四大書院是已維場爲

天下喚區匯江海互南北五方雜遝耳目見聞薰習濡染爲風俗憂文登劉公重選以名進士來佐茲郡慨然有澄清之志以爲先自士習始士習端則民風相率而馴而遽與研窮精微辨析同異將茫然無所嚮方不若先之以帖括制義使有所約束馴習以斂其心而漸之乎道德之途於是進闔郡生童而與之約而月一課招之坐隅講貫切劘不啻塾師之督其弟子聞進之以立品立心敦本敦行之實久之赴課者眾而公堂非講藝之區官解非棲止之舍郡人馬君曰瑄重學績行以梅花嶺舊有崇雅書院前明烏程吳公守揚時改築偕樂

園今毀且久乃尋其遺趾曰是閒且曠可爲公宏獎人
才所遂獨任其事鳩材命工前列三楹爲門舍其左爲
雙忠祠右爲蕭孝子祠又三楹爲儀門題以梅花書院
從其朔也升階而上爲大堂凡五重複道四周又進爲
講堂亦五重東構號舍六十四間旁列隙宇爲庖厨浴
湔之所西有土阜高丈許卽所謂梅花嶺也嶺上構數
楹虛窗當簷簷以外憑壙而立四望煙戶如列屏障下
嶺則虛亭翼然樹以梅桐雜木四時之花經始於雍正
十二年之春不期年而落成公以政餘校課凡月一舉
如舊例而銳以備員江都追陪席末側聞公之議論未

嘗不歎公之愛恤人材陶冶而成之者如此其勤勤懇懇久而不厭也而先後校士院中者鹺政則有尹公會一太守則有蔣公嘉年高公士鑰明府則有江都朱公輝五君格甘泉龔君鑑皆與公扶掖羽翼相與有成一時羣材蔚興德造並美如金在鎔如泥在鈞有風流文物照耀江淮之盛行見與嶽麓嵩陽應天白鹿並傳不朽而公所甄拔士如劉復羅敷五郭潮生郭長源周繼濂周珠孫玉甲蔣爽耿元城裴玉音關鯉翔楊開鼎吳志涵史芳湄其尤也蓋揚之人士咸戴公之教澤而又以頌馬君慨然復古爲能成公之志是爲記

沈德潛普濟堂記

京師自彰儀門有普濟堂

世宗憲皇帝敕建以養四方羸老之人嬰疾病而不能遽歸者也規模具備歲頒帑金司事董之內官守之至於今相沿弗替此卽王制天民無告者皆有常餼之典而變而通焉於此見

天家之仁育萬民有使之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矣淮安程君葭應名鍾樂善士也體

聖朝萬物一體意爰建普濟堂於淮城其門垣堂廡廊舍庖湊制略倣諸京師器什無缺醫藥預儲董事有職奔走

使令有人而又虞其所需不繼則又置田畝以供每歲之所入其爲計也周其慮後也遠可謂好行其德使民窮於天不窮於人者也張子作訂頑知天地爲大父母而民我同胞物我同與凡疲癯殘疾癯獨鰥寡皆我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蓋人自私其身則几席猶秦越也返觀厥初則萬物本同體也由同體而擴充焉本乎理之一而推及乎分之殊有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幾欲補天地之憾而後卽安者矣則程君之建堂能本張子之意而見之實事者又聞其時當路嘉其樂善欲令其議叙得官而程君辭之堅并不欲自居其名豈非中心行

仁無所爲而爲之者耶嗟乎世之豐於財者眾矣然橫
覽當世往往自私其身自利其子孫卽或有時散財亦
祇營建夫浮屠老子之宮以求福田利益而於廢疾困
窮之人不能使之稍釋其厄苦以措諸衽席之間何其
痛癢之不關也聞程君風其可少釋其大惑已且夫不
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所望同志之士各捐貲財倣其制
而行之不特敦桑梓之誼亦所以廣仁愛之心俾天下
窮而無告者咸躋諸春臺壽域以共贊

聖王之治共維造化之窮將太和之氣蒸蒸然常流行於兩大
之閒也是爲記

陳科捷育嬰堂記

王者仁天下之政匪一而慈幼是其大端禮月令仲春之月養幼小存諸孤郊特牲曰春養孤子秋食耆老周官遺人有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故夫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凡以盡人物之性而不遺天地之憾至於草木萌芽禽獸胎卵莫不順時達生以遂其相長相育之道而無天札戕賊之患則仁天下之道於是乎在

國家重熙累洽德洋恩溥舉古帝王所謂子惠元元之政

無不備行於今京師有育嬰堂一區所司歲發帑金俾收遺孩鞠養蓋比月令周官之意而加詳在外有司奉行

德意於是方州郡縣咸有育嬰之設而士大夫及鄉里有力之家好行善事者亦各捐貲財以襄盛舉是由畿內而推之天下必使無一不得所而止卽此慈幼之一端以槩其餘知仁政之所及大且遠矣維揚天下一大都會也舟車之輻輳商賈之萃居而鹽筴之利南暨荆襄北通陳汝之境資其生者用以富饒故急公甚易而當道大人卽其好名之心導之以爲善之路所以鼓舞而興起

之者尤至於是揚州所建育嬰堂皆羣賈之所樂輸由
來已舊經費漸充值董事者不實盡其心力未免有虛
冒遺落之弊前相國高文定曾視鹺政遺愛在人今節
使嗣公莅揚又久繼承先志恤民惠商百廢具舉洞悉
其由慎遴斯任都運盧公見曾權都運揚公勲爵現領
都運趙公之壁重以吾宗分司君炯監督其事分司臚
陳規程飭前之陋正其陋濫必躬必徧綽有成效並獲
嘉予欲刊列諸條俾相守以有終也適余恭奉

恩命來視南漕因屬余以紀予感當道諸公愛人勵俗之意商
人樂意奉公之舉又以見

聖朝久道化成仁政覃敷卓越千古不獨在慈幼之一端也

陳宏謀重建長隄碑記

宋范文正公監泰州西溪鹽倉築捍海堰延袤六百餘里外禦海潮內護民居至今人食其德名曰范公隄隄之東臺場舊亦有隄西抵州城廣一百二十里明成化時御史楊君澄曾爲重修亦名曰楊公堰卽范隄之餘支也垂二百餘年殘缺斷續不能挽絳此一百二十里中湖蕩相屬鹽艘自海下達泰壩厯淤溪澹澶諸湖泛濫淫溢渺無涯際舟行阻風經旬不達往來行人水陸皆阻數百年來不復作築隄之議乾隆癸酉兩淮鹺政

普公採原署運丞王君又樸之議不惑浮言入

告請築並留王丞來揚經紀其事不數月而告竣適是年
秋淮黃異漲水高於隄者數寸以新築之土當異常之
水隄復殘缺普公又以遷調去自此人人盡以此隄必
不能成動色相戒矣厥後普公復至正圖修舉復調權
淮關未竟厥功丁丑高公任鹺使公爲相國文定公賢
嗣久官淮上於淮揚水利河防洞悉利病得其領要泰
州長隄之宜復早在念慮中於是力排眾說引爲己任
與運使盧君見曾籌其費之所需慎選勤幹實心者任
之扁舟往還周諮計畫務爲久遠不拔之基不肯稍從

忽略以伏後來之患隄自趙公橋至東臺海道口一百二十里又自青浦角由大尖河至安豐場六十里旣堅且厚又建磚石橋梁多開涵洞以廣宣洩蒔葦植柳以禦風浪設堡夫建堡房專司巡守更於對岸增築南隄六十餘里高厚如之以利南北緯挽復籌歲修經費蓋公早夜勤求爲之必要於成成之必要於久且恢前規而益大之經營善後亦已備費心力矣是役也鹽舟利涉

國課商情均稱利便自州城以達東臺又循范隄而抵諸場竈往來者絡繹不絕沮洳病涉之區今皆履道坦坦

矣且不獨此也淮揚爲濱海澤國全賴圈築圩圍多通
溝洫足備旱潦不至成爲廢壤乾隆十九年制府尹公
奏准於淮揚廣築圩圍農田利賴而接壤之下河興泰
諸邑窪下難築田多瘠薄伏惟我

皇上軫念江南水災動帑數百萬興修水利廣濬溝河實爲千
載一時余欽奉

恩命隨同

欽差督河諸公逐處相度惟此汪洋浩瀚一綫土圩旋築旋潰
圩圍之利似難望之下河諸邑者今有此夾隄三百餘
里屹立水中作爲外圩附近縱橫築爲小圩若搆大廈

垣墉既築房舍乃有附麗從此次第興築圩園漸多溝
口深通蓄洩兼資耕植漸廣長隄之利豈止鹽艘利便
水陸通行已哉

趙之璧收養所碑記

我

國家重熙累洽無一物不得其所雖極遐陬僻壤窮鄉下
邑之地而黎庶之貧老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小臣
工苟盡體

聖天子如傷之仁以衽席斯民爲己任則所謂存心利物於人
必有所濟者固隨時隨地而可收其效也余昔觀察天

雄時直隸方公持檄畿輔各郡縣皆於冬日設留養局以拯凍餒計一歲之中所存活者數萬眾余時仰承善政率屬奉行竊以爲實及於窮黎者惟此爲大數年轉運揚州雖專理鬲筴而於地方利病民生休戚無時不歷於懷揚州之地夙號殷侈富商大賈坐擁厚貲販夫走卒工作隸役之人無不繡衣絲履持梁齒肥宜無復有嗟裸體歎束腹者然每一過市則呼號冰雪時時有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少陵之所以致慨於咫尺榮枯也余旣目擊而心憫之乃於乾隆乙酉冬鳩之於育嬰堂內人各資一襖一禪一蓐一屨朝飼以糜夕飽

以飯日給鹽菜錢五自仲冬之望迄於春初凡閱四十
餘日活者幾至千人歲丙戌育嬰堂乳母皆集於乳所
無虛舍乃復卽僧舍之間曠者居之歸養者益眾然皆
臨時措畫之計不可以持久也茲幸逢制府高公中丞
明公惠政日出而我鹽政普公豈弟慈祥尤殷殷以力
行善事爲念推廣

聖朝德澤余雖不克踵諸大人君子之後然策其不逮不敢
弛也適庫有楚匯餘銀一萬八千兩將以充公用者余
曰是可以爲收養窮民之用矣乃請命於普公遂酌籌
子息以爲永行不替之經費更擇育嬰堂隙地二區具

建房舍一百間門屏堂室庖園之屬無不備具金甌盃箸什器皆有司存病有醫藥歿有槨殮嚴冬沍寒熙熙然有春日登臺之樂焉夫事莫難於有初而業必期於可久自茲以往永永綿綿使揚城之窮黎無凍餒之患者則待後之人實力行之而相承以罔斁也乃於其落成之日撮其顛末而記之如此

曹秀先樂儀書院記

儀徵縣書院落成大令諗於余余題其名曰樂儀蓋取夫小雅菁莪之篇小序以爲長育人材者是又昌黎韓公上宰相書稱引而咏歎之者胥得此意云爾或且謂

自有此縣以來夙無書院卽江蘇所在書院爲數得二十四儀徵固未之有縣之士夫依力修治勝蹟洎浮屠老子之宮者多矣從未暇議置書院夫儀徵非僻左區直自今而有書院也是可樂也其令長以興賢植才爲先務其俊秀生儒僉得誦法聖賢學爲忠孝以優游於文章道德之材是皆可樂也菁莪詩所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何命名相符合如此此其爲天之所啟乎余亦聞其說而避之院之中講堂開焉牆外環之爲門爲廳事爲危樓爲學舍爲儲侍庖湑之宇計五十餘間吁備矣院之中崇樓祀焉有若濂溪周夫子有若洛陽程氏

二夫子有若郿縣張夫子有若新安朱夫子以大節祀者有若文忠烈公郝文忠公以著載祀者有若歐陽文忠公吁肅矣院之中課業修焉有師曰院長延聘贊見餼膳舟車以時迎送也如禮有徒曰諸生童子正課者三十人附課者三十人值日者二人歲時膏火會期酒食也如禮若乃闍役鼃卒伺應者咸給其直吁周矣院之中書籍具焉經也史也子也集也傳世之文榮世之文以次購得儲度中樓曰櫟者四幾侔四庫吁美矣院之中樹木植焉而桃而杏而松而竹而雜卉而山石之類匠構自然游目尋芳無需遠涉吁華矣雖然顧何以

有此盛舉哉大令官斯土者三年矣學道愛人雅欲創
置書院苦於力艱不獲就至形諸夢寐弗少釋乃幸遇
鹽政普公登高而呼爲之扶樹同官君子相與玉成之
薦紳先生從而和之不貲咸集鳩工庀材經始於丁亥
春正月迄夏五月藏事煥乎美乎師徒聚而講學焉三
載圖謀一朝而成之可樂也哉鹽政普公名福滿洲正
黃旗人淮南監掣同知蘇大夫名爾通阿滿洲正白旗
人宋大夫名維琦奉天鑲紅旗人權同知事解大夫名
翰江西吉水人薦紳先生其姓名僉泐諸碑之背今
開院爲院長者沈公名廷芳浙江仁和人由博學鴻詞

科累官至山東廉使余同年友而大令之師也茲且友
朋師弟款叙禮儀亦一樂也大令者何姓衛氏名晞駿
陝西韓城人甲戌進士多惠政余不具述今欲以儀徵
爲武城乎其可記也矣

謝啟昆史忠正祠記

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

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甯尙與宋南渡相仿佛

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

皇上褒卹節正名在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歎史公之心
迹得大白於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
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栢鬱然棟
宇斬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公
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卽史所
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
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閤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
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舁之至小東門
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

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
公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曰
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
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
州抄掠徧城外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勛誣殺之朝命公
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眾於瓜洲衛允文督興平軍與
黃得功構賴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
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况衣冠所瘞肝腦
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
德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

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於官清還故址以前運使
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鄭公建祠
三楹今又請於運使邊公上鹽政伊公復修置門樓三
間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父子前後用公
私錢擴置手植松栢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
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庀其後公之死也
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
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余旣喜於
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
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

姚鼐雙忠祠碑記

東海朱使君孝純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
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
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
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
竭力合眾以守茲城臨安旣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
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
使焚其詔以絕他志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末霍
戈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
世猶愍其所處以爲戈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

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還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戈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陟壤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稱吾當率先飭而新之眾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旣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曰元雄北方旣銳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

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氓庶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
豈隨君旣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
揚地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
外神陟在天明曜副大思縹厥心來庭來對

蘇楞額育嬰堂記

揚州育嬰堂始建於北城門外虹橋之側久之徙廣儲
門外卽今興修地也數十年來蕪廢不治棟撓垣頽不
可以居乳婦紛然散處弊端叢出雖有每月期會給置
工費之成規顧名存而實亡久矣余莅任茲土旣與轉
運使曾君共釐其弊且謀所以新之蓋恤孤慈幼王政

之大端誠宜有以修舉廢墜以推廣

朝廷德意乃與曾君各捐月俸錢數百緡一時監掣分司及商人之有力者皆樂輸焉俾知事程廷鏡總商張廣德董其役以經以營工始於乾隆乙卯七月閱兩月而告成余往觀之覩夫秩然翼然外其門中有堂傍爲乳婦室二百四十間間高一丈一尺深二丈寬一丈有二簷高九尺深四尺戶南向宜於冬北拓橫窗以納夏涼其地勢故下累土培之成爽塏可無疥癘憂四周繚以牆甃甃之牆以內門戶森列望之如村聚中容乳婦嬰兒輩可以百計復於榛莽中得廢井二深之清撓者植

頽者完規制大備而且經費出人之節僱募孳乳之方
咸可歲稽月核而底於無弊斯舉也用以孚惠心宣
王澤豈有涯哉余故因曾君之請輒綜其顛末而爲文以記
之

曾煥邗溝王廟記

夫事有取濟一時利則貽諸萬世是故始皇北伐闢漕
運於琅琊煬帝南遊達清淮於汴土鄭國鑿涇以疲秦
而關中成沃野知伯灌城而遏晉使汾瀆有通津豈第
櫟陽千頃民興禾黍之謠無棣三渠人發魚鹽之詠揚
州古邗溝廟者以春秋時吳王城邗溝記其績而祀之

也爾時江淮不通蠻夏爲阻禹力之所未盡周官之所
未修王殫厥眾庸順茲地防舉鋪如雲決川爲雨西北
汭於渦口東北匯於射陽下分九派之流上接三洲之
勢初則濟師轉餉爭長諸侯繼乃由漢歷明爲大都會
漑下田而成賦上表四海而稱揚一衣冠之所來往貨
貝之所流通人之沒世不忘固其所哉然目論者或以
王當始大之時承獨霸之業楚子懼而遷蒞郡越王辱
而棲會稽伍員之謀可庸孫武之法猶在王但春祭三
江秋祭五湖且食於紐山晝游於胥母通上國之盟好
儼宗周之懿親豈慮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乎夫何縱囚

嗜高樹之蟬鼎蒸鑊而不驚賜屬鏤而不惜方欲窮兵
齊闕歷壘晉郊於是邳溝之役興焉是溝也不若劉項
之盟中分爲界徒效魯齊之戰三刻而踰駕餘皇以如
風揮羽矧其若火迨至艾陵再捷黃池未歸而越人維
甲須慮已出三江之口矣始負玉門之第九終應金匱
之第八覆宗濯水葬骨卑猶得毋疑今之廟饗者非王
之神乎不知有功則記載於祭法事以慮始爲難澤以
垂久爲大故渠號賈侯埭名召伯隄稱白傅溝有張綱
王城邳溝明德遠矣夫圯族滔天猶有黃熊之廟阻風

斷渡尙立烏江之祠而況於王豈不宜祀顧自康熙中
修廟以來百有餘歲懷題旣古金碧無色行道同慨居
民未安乃以嘉慶六年重庀梓材式崇堂宇松栢映日
鼓鐘鳴雷予忝茲土之官敢辭樹碑之責銘曰峻高者
隕茂業者摧雉眩於網鹿游於堂梧生園囿草蔓庭階
獨遺潮貌峙在江淮維此闕溝功先商魯縈如衣帶瀉
厥斥鹵貢輅方舟飛芻天府刊人餘慕與溝終古昔之
噩夢水越宮堂今之遺跡波繞殿牆三呼或應千祀孔
長銀濤白馬朝夕朝王烏喙雖雄不聞血食王猶未死
靈爽來式泰伯之宮延陵之宅同茲不朽銘壽貞石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九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六十

雜紀門

藝文八

舊序

明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塞下粟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於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利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爲疏理

十議大約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盡復
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
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
盡矣如沈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鑿鑿必
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
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
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行見引
察之人情樂於趨而或苦其多於是予之以所樂而不
強其所苦畫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
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責

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於二百餘萬超掣之
商不妙於害之中開之以利妙於利之中察其害而分
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
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四庫六萬
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桁楊呼譽不聞於庭兩淮若不知
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於輸利
在輸不在道則舍道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
謹按明實錄萬曆四十六年巡鹽御史龍遇奇奏立
鹽政綱法祖制淮鹽每年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白套搭行而課額虧部議謀行見引附疏積引但淮

南舊引二百萬淮北舊引一百四十萬一朝疏之誠難於是淮南編爲十綱每綱核定二十萬其挂掣未行引十七萬立附字綱每年一萬七千帶行十年而淮南舊引可盡淮北編爲十四綱前三年每綱核定七萬後三年每綱核定二十二萬末一年以前所餘七萬並挂掣極少數附搭行之計十四年而淮北之舊引盡以後逐年止行逐年之引然法以十四年爲期而新舊道臣相代不無各立意見科臣於是欲循宏正之例各差都御史職科道官一員一次清理期內不必續差庶法立而可守上以諸款深於鹽政有

裨命立石刊書用垂永久然綱法雖係龍過奇具奏
而主議實由袁世振

國朝

康熙修纂兩淮鹽法志序

宇內寰區繡錯不勝紀也然一都會一郡邑類有志書
紀山川風土戶口貢賦建置沿革之本末俾後之人酌
古準今知所鑒戒係誠重矣況兩淮鹽法尤國用民生
之最大者乎

本朝定鼎後百度維新典章大備而獨於兩淮鹽志一書
闕焉未講非所以昭文獻備徵考也憶甲子冬余奉

簡命督運兩淮夙夜冰兢隕越是懼受事之日卽隱然深念以修舉廢缺爲己任乃鹺務殷繁日不暇給志焉未逮也年來調濟經費漸有次第爰於公政之暇延余己亥同榜壽春謝君開寵取府學生黃選草創舊本纂輯而刪訂之難其繁蕪文其固陋得十有六卷名曰兩淮鹽法志適歲貢士程子浚留心世務深悉鹽法機宜兼以淵源家學眾望所歸人物諸傳賴遐搜邇討補見聞所未及帙成舉而授之梓余得弁言簡端以紀修輯之原委而因之重有感也從來山澤之利不在官則在民三代以後事廣費煩用恆不足司農錢穀而外不得不借助

於水衡此煮海熬波管子所以富齊而劉晏諸人以之
充內帑而佐軍儲稱極盛也夫山澤之利鹽賦爲最而
兩淮鹽賦實居天下諸司之半歷漢晉唐宋元明權鹽
之法代雖屢變要不過裕國便民惠商恤竈四者盡之
第行之得其法則鹽疏而課足不得其法則鹽壅而課
絀然則考古者欲鏡得失決從違非志其曷稽焉我
國家鑒前明邊中海支之失革去常股存積飛輓諸名目
而歸之綱食一切引課悉輸

天府政簡而人易遵令一而人易守鹽法之約而當詳而盡
未有如今日者也雖其閒庚癸偶呼量有增益乃一時

之權宜未有定額猶憶軍興之後淮北諸商困憊幾不復振余爲之體恤通融休養招募今且浸浸乎有起色矣蓋立法者存乎上奉法者存乎人琴瑟不調則取而更張之余故於是編之中每三致意焉繼此以往俾讀是編者不下堂階而兩淮之利病場竈之肥瘠運河之通塞疆域之遠近課額之盈縮瞭然若指諸掌於以補偏救弊贊助高深未必無小補也倘後之君子不徒視爲具文而劑量攸宜規畫盡善悉於是取裁焉以不負編輯者之苦心尤余之所深幸也已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兩淮鹽運使崔華撰

雍正重修兩淮鹽法志序

天地之攸藏原以紓民用然必國家氣運之隆足以感召而後雨暘時若嘉瑞休徵一時備至所謂盛德大業度越百王夫豈偶然者哉我

皇上御極之六年庶績咸熙百度修舉道自然之利而布之上下羣黎億萬食德飲和久矣其切於民生日用與水火菽粟同功者莫大於鹽政而兩淮鹽政又復甲天下乃者薩臣噶爾泰循各省通例纂輯兩淮鹽法志欽遵

俞旨移文屬臣撰序進呈

睿覽臣猥以天末庸流仰荷高厚巡撫江蘇見聞所及敢不拜

手稽首以效載颺竊惟天一生水潤下作鹹爲五味之
長自夙沙氏稱鹽宗夏書載修貢周禮有掌鹽政令古
今財賦之源煮海遂居其一秦漢閒有少府大司農幹
官長丞均輸之屬主鹽政者紛紛焉東南瀛海府天產
尤多輿稽前代未有專官至唐置諸道鹽鐵轉運使第
五琦劉晏等相繼領之淮南北立巡院轉運自此始夫
古來山海虞衡之職所以裕國通商其因時制宜官不
一人事不一法如唐張平叔請更鹽政韋處厚韓愈十
難十八條之議宋范仲淹朱晦翁諸賢奏疏不可勝紀
定經國之略者劑量規畫藉以稽考況賦稅錢穀之數

銖黍皆有額籍鹽課於國最重兩淮較他道更繁雖前
人有鹽法事宜疏理成編鹽政通考諸書殊未詳盡伏
惟

世祖章皇帝勅制顯庸以來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固已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我

皇上繼體承乾德澤恩溥允念兩淮商賈宜予休息於是歲減

浮費多至七十餘萬賑恤丁戶徧於南北各場免折價

加引鹽普捐項建義倉愷澤流於萬年曠典超於百代

時措之宜無非盡善是宜纂修成志以垂諸永遠是書

也綱目森具巨細畢陳按圖則山川疆域可稽也首紀

下海鹽字元卷一百一十二

恩綸臣民財也職官百事也廨宇甯居也場竈亭戶悉也煎
造利用也疆界計也水道利舟楫也引目合符銷
納也額徵正供也律令示之儆也奏議嘉謨也名臣懋
德也選舉題名也人物思善也祠祀尙賢也藝文修辭
也至如鹽之所出隨地而異或成於風或汲於井或結
於積鹵與夫淮南之鹽得於熬淮北之鹽得於曬淋鹵
曬灰伏火之節灰淋土淋曬鹵之方皆世之所易知而
捍海有隄行銷有界運道濬亭場飭勸輸將禁私販竈
得以康商得以通民無淡食凡此何莫非

皇仁之所被哉臣捧閱循環條理井井爲卷共十有六酌古準

今因天順地凡屬典制悉承

皇上之深恩厚澤而條列之誠可謂事核而意周矣臣嘗巡行至淮見斥鹵彌望蘆葦蕃廡戶口滋盛與人民相慶曰兩大化生之溥厯世休養之深猗歟我

聖天子德符天地仁育萬方徧於海隅有如是夫臣躬逢其盛敢不載筆而爲之序雍正六年七月江蘇巡撫臣陳時夏謹序

乾隆重修兩淮鹽法志序

自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興自周官以鹽人掌鹽而鹽職始重自管子著海王之篇興鹽筴之利而鹽法

於是乎起歷代因之互有得失

本朝監往古之制行綱食之法上利國用中通商人下惠
百姓劃然井然度越千古蓋行之萬世無弊矣顧隨事
張弛因時損益酌盈而劑虛裒多而益寡經權之用亦
有日新而歲不同者蒼萃而修明之不可以無志也兩
淮鹽法舊有志始修於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於雍正六
年閱今又二十年矣乾隆十一年鹽臣吉慶奏請重輯
得

旨報可以今十三年戊辰之冬成書而屬序於臣誠以臣職在
封疆於鹽法得與聞也臣竊維鹽筴之爲額供也居賦

稅之半而兩淮又居天下之半兩淮之鹽法定而天下之鹽法準此矣今受是書而讀之其首列轉運也川陸之形掣銷之制載焉其次列課入也盈縮之數豐歉之情具焉又其次列場竈也燥濕之宜煎曬之法著焉至若修舉則有人小大相維詳要殊事而職官備矣申命則有法輕重殊科殿最異考而律令昭矣調劑則有方布德施惠振廢起敝而優卹行矣乃至遠徵碩彥旁逮科名以及倉儲學校園廛漆林壇壝祠宇凡隸鹺政者莫不備舉則又於綜核之中寓風厲之意興攷古之思煩而不墮大而非夸煌煌乎鴻製也歟夫鹺政之要不

外乎足課便民通商卹竈數大事權中正而圖之則兩利焉可也奉成法而治之則久道焉可也比年以來節經費定成本速轉運核鹽數以

聖天子公溥之心持天下商民之平故竈不困而商亦豐民得食而課亦饒至廣至大之模至纖至悉之計悉於是乎在奉此書而力行之無不盡之物宜無不順之民欲於以化歷代畸輕畸重之弊而仰承我

皇上足民裕國之治不亦隆哉臣幸際其盛也爰颺拜而爲之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署理江蘇巡撫印務臣覺羅雅爾哈善謹撰

嘉慶重修兩淮鹽法志序

竊惟天地自然之利酌盈劑虛國家不易之經裒多益寡是以正供之外惟鹽筴爲最鉅貢鹽之制昉於夏掌鹽之官設於周春秋以來晉侈郇瑕之沃燕富遼東之鶻管子海王一篇稽少長之食辨男女之數厥制詳焉江淮之鹽始見史記吳王濞傳逮唐劉晏第五琦諸人次第經理而東南鹽筴之饒流及後世

本朝監前代而損益之綱食之法上裕

國用下資民食意美法良載於舊志者綦備顧自乾隆十三年三次纂修迄今五十餘年其閒張弛因革之端有

關遵守者不可枚舉嘉慶七年前鹽政臣倌山奏

准重修十一年四月今鹽政臣額勒布以全書進

呈得

旨留覽而

命臣鐵保爲之序以臣職任兩江鹽法宜兼權也伏念我

國家

列聖相承

愷澤涵育重農務本與億兆相休息而佐司農之儲者鹽課居
賦稅之半兩淮鹽課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
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與農桑等是書乾隆十三年以前所志多仍其舊十三年以後至今書成受而讀之其中有行慶施惠之

恩綸有省方觀民之

盛典有興利除弊之良規有程功察吏之實政有重本抑末之微權有崇儉戒奢之深意若夫

宸翰昭卿雲縵也秘書

頒倬章煥也增商籍之額而人文蔚也廣義倉之儲而民氣足也乏商困竈災場滯岸或假新帑或寬舊逋調劑軫恤有加無已則

高宗純皇帝六十年厚澤深仁燦然畢具焉我

皇上以

高宗之心爲心以

高宗之政爲政恤商惠民後先一揆

國家偶有軍興及地方閒遇偏災

內帑充足原無藉乎毫末之捐輸而商人沐浴涵濡急公
趨事環顧再三亦俯遂其踴躍之忱而成其敦厚之誼
十年秋七月淮南各場地偶被風潮竈鹽歉產商力稍
絀臣鐵保據實上

聞

恩膏立沛增鹽斤以錫之羨餘立年分以示之限制蓋裕商所以裕課探本之論時懇懇於

睿懷斟酌權衡之中胥協乎輔相裁成之道則奉是書而行之者當仰承

聖天子斂福錫羨之

德意以足

國而阜民豈徒申均輸之令畫亭場之禁云爾哉嘉慶十一年丙寅秋七月兩江總督臣鐵保奉

敕謹撰

童濂淮北票鹽志略序

天下無興利之上策除其弊而利自興矣鼂政無緝私之良法化私爲官則官自暢矣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欲輕本必先除弊弊與利相倚伏官與私如轉圜弊之難除其難在仰食於弊之人淮北綱法之疲也利盡分於中飽蠹食之人壩損捫夫去其二湖梟岸私去其二場規岸費去其二而商廝商夥之浮冒與遊客閒民之沾潤且不止去其二計利之入於商者什不能一而商安得不困商旣自困於弊而

國之額課亦遂逋累於弊乃使天地自然之利全操諸仰食於弊之人積重難返竟至有弊無利而仰食於弊者

其技亦有時而窮宮保長沙陶公變綱爲票仰蒙

宸斷法在必行舉淮鹽委曲煩重之積弊一掃而空之去難就
易去重就輕去繁就簡始而化洪澤湖以東之場私繼
而化正陽關以西之蘆私令行禁止吏畏民懷近年奏
銷已及四五百萬其餘額之盈猶足以融淮南縣引之
不足蓋至是而商與民均利淮北鹽筴之利始盡歸於
國家卽向日仰食於弊之人今皆仰食於利梟不與商爲
難民不與官爲難則昔日之利私今之利公一歲行兩
綱之額錢糧經費名爲較減於前實則數增至倍是昔
之利名浮於實而今之利實浮於名然而除弊之法在

今日爲尤亟亦在今日爲尤難今日仰食於利之人半
卽向日仰食於弊之人不得不嚴爲之備而豫爲之防
故任其勞卽不得不任其怨簿書期會之紛錯也一事
偶忽則弊生管庫出納之疑似也一時少懈則弊生他
如局卡之稽查捆掣必防其百密一疏之弊池面之刻
土易輒必防其暗鋪潛埽之弊至於挾貲而來者無定
而三場之歲額有定欲弭其詐而平其爭不能不出於
驗貲之一法顧舞文不靈而舞文者怨請託不行而請
託者怨而勞與怨乃並集於除弊之人若非大府主持
裁制於上信任推誠於下斷無以創其始而善其後也

濂受事以來閱時七載案牘繁重端緒糾紛不勒成編
曷垂久遠排比分類釐爲十四卷觸事披檢於票法不
無裨焉且夫票鹽之法有歷久不可易者改道不改捆
歸局不歸商是也有必與時變通者販少則以招徠之
法導其利販多則以均平之法同其利是也夫天下之
弊每生於煩難除弊必貴乎簡易誠能以簡易化繁難
辦理有一定之權衡而因時量爲損益則弊無從生而
商與民均受其利矣敢以告繼是之司鹺政者道光十
八年歲在戊戌孟秋月兩淮鹽運使司海州分司運判

童濂謹序

章濂增訂淮北票鹽志略後序

淮北票鹽創行於道光十二年迄於二十五年凡閱歲
十有四額例行鹽三百一萬五千餘引者今行銷六百
十萬六千引有奇溢於額銷一倍奏銷正雜諸款徵銀
三百餘萬兩者今徵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溢於額
課又再倍而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八岸引鹽原額
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計
十三年應行銷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
一萬九千餘引其虛懸之課厯係以票鹽溢課撥補並
每年以票鹽盈餘協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

南懸課銀三十餘萬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
普及淮南匪惟救一時之弊洵足延百世之利也夫改
票之暢如此歸商之疲如彼猶有以淮南之滯銷爲票
鹽之侵灌屢欲將票鹽毘連之引地改歸淮南商運者
不知淮南引地久爲川私潞私粵私浙私船私糧私所
踞日久因循坐視其藩籬之壞不加整理而一旦忽歸
咎於票鹽之侵灌試考道光元年以迄十年淮南統銷
停運之鹽五百九十餘萬引彼時淮北並未行票何以
十載僅行五綱七分可知南綱之滯銷非關北票之侵
灌今若將票鹽毘連引地改歸商運而所改之引地又

俱與票鹽毘連亦必慮其侵灌紛紛議改以十數年著有成效之票鹽盡歸於歷久積疲之商運其勢必仍蹈淮北故轍而後已況淮北每年協貼淮南七十餘萬兩已派納淮南正課三分之一而淮北正課之數反不及其半卽票鹽果有侵灌亦何難峻設其防以清畛域今舍是而斷斷然藉口票私冀改商運無乃置兩淮大局於不顧乎至於票鹽之暢行全在成本之輕減顧頻年稅課遞增較之創行時不翅一倍一遇岸銷疲滯之年眾情卽時渙散如代納淮南懸引一款始而不過偶一行之至二十二年定爲民販每年代納淮南懸課銀三

十萬兩僅令納課不准運鹽是年民販雖勉力全納而已不甚踴躍迨二十三年二月開局至五月僅止完納二十二萬引減輕成本銀四錢仍無上稅者旣而又援照淮南緩納之例准其將鹽先運到壩補納課銀各民販始將四十六萬引全數仍運十月內課銀全完此則徼倖於一時未可以再試也總之商販趨利如水之下有利則來無利則去與其臨時議減議緩以挽旣渙之人心曷若平日酌盈劑虛以垂可久之經制否則繼長增高又成積重難返之勢此不可不深長思也濂之去海州今已三年釋此仔肩幸無隕越而淮北之事亦

昭昭在人耳目閒矣前曾編次票鹽志略十四卷刻之海州今又越數年追維陶文毅公遺澤之深恐後之人不究當年改綱爲票之非易事而輕議更張又恐後之人狃於目前票本之尙可支持而不籌輕減故復取前志增輯爲十五卷補刊之以昭來許於庠法變而之善也十年講求之不足法變而之敝也一日敗壞之有餘後之君子其尙善守哉其尙善守哉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春月兩淮淮北監掣同知童濂序

許寶書淮北票鹽續略序

淮北票鹽極盛時每綱運鹽四十六萬引正雜稅課及

懸引協貼徵銀八十九萬餘兩其時民物繁庶商賈殷實似可無慮而前任童君增訂志略之後序若懷乎有危心者蓋履霜堅冰事有馴致惟當事者方知其難也軍興後時事多艱章程屢易票法紊而餉鹽與餉鹽者以鹽抵課亦一時權宜之策無如營中提數太多祇求餉之取盈而不顧鹽之難給以致商販裹足營委橫行幾有不可收拾之勢幸諸寇削平湘鄉相國停止餉鹽因成法而釐訂新章每綱運鹽照原額二十九萬六千餘引徵銀三十七萬餘兩其數似大減於前而以五河正陽釐金所入抵從前懸引協貼諸款有過之無不及

迨近屆甲乙兩綱復經蒔澤制府深鑒驗資流弊准令
環迎各販始有久於其業之思不敢視爲傳舍蓋因時
制宜實窮變通久之道也寶書承乏是職當規模大定
廢墜克修無所用其過計顧或者謂票鹽旣經暢行似
可增復四十六萬之舊額不知淮北行銷引地四十二
州縣大半爲髮捻蹂躪戶口減耗食票鹽之能有起色
者以額引旣減於前又以售鹽之多寡爲開綱之遲速
故疏通而無壅滯若驟議加增勢必中蹶況今之額引
雖減三之一而釐課並計足抵額引之減亦何必取增
引之虛名受滯銷之實害所幸歷任大府洞悉本原力

持成法於逐事整頓之中寓隨時保護之意可無慮繼
長增高成積重難返之勢然利弊盈虛每相倚伏嘗論
北鹽票法自道光至咸豐泰極則否自咸豐至今剝極
而復處否與剝之時補救挽回之苦人所易知處泰與
復之時維持保護之難人或未喻此前志序言所以反
復於法之善與敝而慨乎其言之也寶書才識庸愚兢
兢供職祇期遵守前規庶幾奉行無失旣取原書爲之
重刊復於公餘之暇周覽舊牘續爲是編凡一切體例
仍前志之舊而稍參以己意節去各圖改票改道遴員
丈池獎勵稅庫七門增八開綱食岸餉鹽水利四門共

爲十二門其案牘顛末不能備列者加謹按數語以明
原委襄是役者則候選知縣海州吳世裕兩淮候補大
使仁和魏大縉唐人鑑固皆熟於票法者也是編也雖
疏漏在所不免然就其章程所在尋得失之由或於講
求北鹺者不無小補云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孟春申澣
署兩淮鹽運使司海州分司運判許寶書謹序

龐際雲淮南鹽法紀略序

溯考兩淮鹽法向以綱運至綱因而改票其中因時制
宜有不得不然之勢蓋票之異於綱者綱商有定票商
無定綱之壞也由於商人視爲自有之利遂至取巧居

奇因而覲其利者多浮費日增銷數日絀商以積困困則不得不大爲更張以期一空諸弊於是改而爲票法窮則變理固然矣道光年間淮北初改票鹽輕本裁費其銷大暢厥後並淮南而改之而立法未善不能如淮北之易行旋值軍興引地半淪於寇兩淮鹽法蕩然無存此由兵事使然而票之與綱均非所任咎也同治初元曾文正公督師東下由皖省以迄江南積年巨寇以次蕩平淮北票鹽旣復其舊淮南之鹽亦仍前票法而參以變通其法徵課於淮收釐於岸設督銷局以保運商之價設瓜棧以保場商之價起於江西推及鄂湘皖

岸計自癸亥年創始至乙丑年商人挾貲麇至惟恐不及繼以合肥相國酌定各岸派額爲循環轉運而票之中復漸寓綱之意至今遂爲定章夫逐利者商也主持商利者官也使官不爲商人計成本籌餘利緝鄰私保鹽價則商人畏縮不前而不敢認運卽認運矣又或朝下一令暮改一章今日派捐地方之大工明日又派捐不急之營繕則商日削其弊也必至商情渙散而綱與票均不足恃同治丁卯曾文正公再任兩江於批答商人稟牘內以不派捐不失信不急開綱三者與各商約蓋洞見弊源故爲此語迨至辛未畿輔大水籌賑於兩

淮商人願公捐二十萬金不允其請爲加四萬引以酬之總持以不派捐不失信之說俾商樂於其利而信於其法此歷年萬綱於票之大旨也際雲受知於曾文正公二十餘年己巳庚午閒以江南鹽道攝兩淮運篆適方子箴前輩修補兩淮鹽法志告成際雲旣樂缺者之復完復思嘉道以來鹽法多更欲於嘉慶十六年修志之後備采成案以爲將來修志張本而道光三十年運署不戒於火卷牘盡燬因自咸豐癸丑以後有案可稽者與魏倅大均金倅兆槃姚經歷鳴燕唐大使人鑑編而輯之甫脫稿而際雲銜恤以去方子箴前輩回任詳

加核訂進貢於曾文正公時際雲在籍遽蒙函屬爲序
及來金陵不數月而公薨自維譴陋本不敢率爾操觚
惟念公之命不忍違並其立法之大要與卹商之至意
尤不忍沒也姑就所見以爲序云同治十二年癸酉孟
春前署兩淮運司江甯鹽巡道龐際雲謹撰

龐際雲編淮南鹽法紀略稟

竊查兩淮鹽法志板多損缺經方前司稟請修補署司
抵任後復將舊板之不能經久者又補刻多頁業已竣
事惟此志修自嘉慶十七年厯道光咸豐至同治九年
已五十餘年其閒改章最多而大要在改綱爲票所有

淮北鹽法自陶文毅公改行票鹽每年銷至四十六萬餘引稱爲極盛淮北鹽法志略已刊行於世至曾侯相重加整頓近年章程又輯爲續略是淮北數十年之情形已可考證而淮南則闕如也溯自道光三十年陸制軍淮南改行票鹽案多散失其大略尙有可述者法在革浮費輕成本而已如運司書吏之積弊牢不可破則改爲領引納課設立揚州總局以清衙門之浮費漢口爲江廣總岸其匣費雖裁而暗中之應酬仍多則改爲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以除總岸攤派之浮費鹽船經過橋關皆有掣驗原以防弊乃弊未去而費日增則

改爲壩掣以後祇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其餘一概停免以省掣驗之浮費鹽包出場以至江口其駁運船價及損鹽改包一切人工皆有吏役經管因而從中勒捐則改爲商自雇覓不准吏役經手以革勒捐之浮費至引目則減去滯引三十萬道每年祇行一百九萬道俟稍有起色再復原額至課款則定爲每引正課一兩一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八釐食岸正課相同雜費減半交納以外絲毫不得浮收其得手則尤在以帶運之乙鹽爲新引之加斤乙鹽者乙已一綱鹽船至漢口全遭回祿商人皆已納課例得

補運故定爲新鹽一引帶乙鹽二百斤每引以六百斤
淨鹽出場至儀徵改爲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取其易
於稽查既大減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本幾輕一半
故開綱數月卽全運一綱之鹽無如行之未久卽值癸
丑之變淮南遂片引不行矣兵燹之後案牘無存祇能
紀其大略而綱目多無可考其可考者則以咸豐三年
以後爲斷初則就場課稅繼則改設泰州總局丁堰東
臺分局繼則裁分局設泰州總局此尙非票鹽也至曾
侯相節次肅清江面始廣行票法設鄂湘西皖招商局
督銷局又設瓜棧始由商人總理今則由官主持迨李

伯相裁招商局歸淮南總局改驗資章程爲循環轉運
鹽法屢更其閒或奏或咨皆刊定有章而隨時亦多有
損益署司思舊志旣與目下所行全不相符而淮南票
法行之十餘年爲淮南一大關鍵擬輯爲淮南鹽法紀
略以課稅督銷環運減釐數者爲大綱而以因時捐益
之案附之已飭司署各承先錄案由摘鈔成案業已繕
齊卽委派熟悉鹽務之江蘇候補通判魏大均兩淮候
補運判金兆槃候補經歷姚鳴杰候補大使唐人鑑分
案編輯署司再手加校訂俟有定本再呈鈞覽庶幾自
咸豐三年以後淮南鹽法存其梗概以爲將來修志張

本同治九年閏十月署鹽政魁玉批准南鹽法屢經更
變與舊志不甚相符該署司擬輯紀略所議甚是仰卽
督飭各員細心編輯俟校有定本呈送核奪

詩

明

彭韶經筵進鹽圖詩

草蕩圖

海墻咫尺地一望如掌平材木不生植草莽徒敷榮廣
牧良有害泛取亦難成瓜分給亭戶表蕘自經營繁霜
一以降百物俱彫零芻蕘忽萃止芟縛無留行輦運積

官所來歲事煎烹負荷非爲苦願言公課登

淋瀝圖

旭日朝沮場欣茲風色競錢罇密如鱗沙塗平似鏡汲
曬足灰泥層層白相映易地聚成堆再淋鹽始盛方池
藉以茅小竇暗通阱蓮實重且堅浮浮力能勝祇恐山
雨來一簣功未竟殷勤守餘瀝坐待瀝池定

煎鹽圖

畦液泛清泠牢盆戒修潔分番勿後時及此旺煎月一
勺盡傾瀉萬甕俱焚熱沈沈紅霧收熒熒晴波竭歛之
自盈箕凝華粲如雪檢點入公私中心更煩熱荆妻慰

苦顏摩挲汗流血卻歎戍邊人垂老有離別

放鹽圖

三邊乏儲峙良賈勞委輸償以權海利子母多贏餘水
膏易消竭部屋難藏儲多年欠逋欠折算盡錙銖渺渺
太湖畔盈盈東海隅雪山壓巨浪風帆恣所如每資藜
藿食亦薦王侯廚誰念味中苦搔首空躊躇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六十